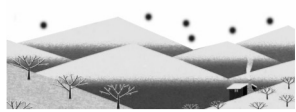


冬日走笔



开栏的话

亲爱的朋友,这个季节请来东北吧,会满足你对冬天的所有想象!漫天散落的大雪,够浪漫;风吹割面的体感,够清醒;热气腾腾的东北菜,够生活;爽快大气的东北人,够热烈!去看辽阔的雪原,穿越冰封的河流,抚摸雪中的白桦林。在白雪覆盖的湖面冰钓,在冰雕玉砌的世界赏灯,在温暖的炕头上推杯换盏。带上奔放的灵魂,出发吧!来东北,感受火热的冬天。今起,《北方副刊》特邀有东北生活经历的作家,带着浓浓的东北味儿,共谱漫长冬日里的恋歌。

童年的欢乐都在冰雪里

叶雪松

学习小组写完了作业,在园子里你来我往打起了雪仗。孩子们分成敌我两个阵营,欢叫着,将一颗颗雪弹抛向对方,雪弹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在对方的“阵地”上开花。玩完了打雪仗,又堆起了一个大大的雪人。我们用瓦盆当雪人的帽子,碎砖头做雪人的眼睛,胡萝卜做雪人的鼻子,两根树枝做雪人的双手,又从门框上摘下一个红红的辣椒做雪人的嘴巴。看着雪人红红的嘴巴,一副笑眯眯的样子,大家围着雪人,手拉着手,一边跳,一边唱着欢快的歌谣。

二

白茫茫的冰天雪地里并不是没有一丝生命。雪天里,兔子们饿得在田野出没寻找食物,男孩子们就带着家里的大黄狗,去逮兔子。兔子狡猾灵活,在雪地上跑得飞快,一条狗根本就逮不住它,需要几条狗合力包围,才能将兔子堵住。有时候,孩子们也用下竹闸(注:一种用竹板制成的捕猎工具)的方法来捕捉野兔。兔子肉用来食用,皮毛用来做围脖、手闷子和鞋垫。

想打到兔子,要学会寻找辨识兔子走过的路。兔子会走重复的路线,而且,兔子一般会在经过的路上留下粪便,只要观察粪便的新鲜程度就能估算这条兔子路线有没有荒废掉。兔子粪新鲜光亮表明兔子就在这片活动,在这里下套子基本不会白忙乎。我们轻轻地拨开厚厚的雪,在兔子经过的路上下了几道“竹闸”,又小心地撒上一层薄薄的雪,将“竹闸”竹梢上的谷穗露在雪地上。只要兔子嘴馋去吃谷穗,触发了竹梢,“竹闸”就会夹住兔子的脖子,或者是夹住兔子的身子和头。

兔子虽然体型不大,却也是临危不惧的勇士。我就曾亲眼看着一只饥肠辘辘的苍

鹰俯瞰着大地,满世界寻找着猎物。这时,白雪皑皑的雪地上突然出现一只出来觅食的野兔,引得这只空中之王扇着巨大的翅膀俯冲了下去。因为雪厚,野兔原本矫健的身体在雪野里显得那样的笨拙和无助。它们的距离越来越远,就在苍鹰伸出利爪要将这顿美餐掠夺到蓝天的时候,野兔蓦地停止了奔跑,像一辆在旷野上疾驰突然刹住的吉普车,倏然将腹部朝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出双腿,重重蹬在了苍鹰的身体上;苍鹰猝不及防打了个趔趄,在雪地里翻了个跟头,只好无奈地丢下猎物,盘旋惊叫着振翅远去。

最让孩子们难忘的是,跟着村里的猎人去田野里逮铁雀。几十年前,在北方的冬天,这种长得像麻雀的鸟儿铺天盖地。冬天,它们栖息于草地、沼泽地、平原田野、丘陵稀疏的山林中,很少在灌木丛中,更不深入森林里。它们喜欢在地面活动,更善于在地上行走。飞翔时多呈弧形,起飞时发出短促的叫声。冬季来临,它们就结群生活,一般由二三十只组成,有时多达数百只。它们的食物主要为杂草种子,也有食昆虫卵和谷粒等。这种鸟儿十分耐寒,喜欢在露出雪面的植物枝上觅食,有时也到半山区的打谷场附近或草垛上寻食。

这种鸟儿有点傻,雪天一到,它们就成群结队落在裸露出土地的田野上觅食。猎人们就会吹着一嘴好听的哨子诱捕。铁雀儿听到哨子声,像得到号令似的,成群结队落到撒上谷子的田野里。事先,猎人们会在田野里撒上谷子,在上面罩上一张网。只要贪吃的铁雀进入网内,猎人就会及时收网,将这些贪吃的家伙来个一网打尽。不过,爷爷却不愿意让我跟着马大爷去打铁雀。爷爷说,铁雀也是一条命,有家有口的,你打死它们当中的一只,它们这个家也就散了。你就听不到它们清脆的叫声了。

三

冬天的河也很热闹,有人采冰。刺骨的寒风中,冰面上有很多头戴狗皮棉帽、穿着羊毛坎肩的人用冰锥、冰锯、冰钩、冰锥子在冰面上忙碌着。有的在锯冰,有的在断冰,有的在刨冰,将那些弄好的大小不一的冰砖用马爬犁运到岸上,再用滑轮吊到马车上拉走。他们将采来的冰砖运到城里,卖给那些冰厂、冰库。有的用来储存蔬菜,有的则在来年气温转暖时高价卖出。这些冰砖不仅能够保存蔬菜,还可以做成各种各样的冰雕,老虎、猴子、宫殿、冰灯啊,只要世界上有的,几乎没有不能用车雕成的。

除了采冰的人们,也有很多人在捕鱼。捕鱼的人带着冰锥、铁锹、抄罗子(注:有长柄的渔网)和锥墩,在透明的冰面上找到“鱼窝子”,用锥墩在冰面上凿出数十个直径2尺大小的冰窟窿后,用抄罗子往水下搅网,在水面下形成一道网墙,人们就敲打冰面赶鱼,等鱼儿们都进了渔网后,就用马来拉网。这种搅网的力道大,网眼密,冰面下,大大小小的鱼儿几乎都被囊括其中。一场干下来,少则百斤,多达数百斤、上千斤。

有一年快过年的时候,我和几个同学去了田野里的一个被冻绝底的水塘,我们爬进了水塘的冰层下,用网子逮了不少鲫鱼,我还发现了一条冻在冰层里的重达五六斤的胖头鱼。我凿开冰层,将胖头鱼抱回了家。爷爷说,这么多鱼,好兆头啊!爸爸正在桌子上写对联,他摸了摸那条胖头鱼,挥毫写下:飞雪迎春到,新春庆余年!

我和爸爸将对联刚刚贴好,一阵锣鼓声传来,给军烈属送灯的队伍走了过来。人们载歌载舞,踩着高跷,个个神采奕奕。

我跟爸爸打了声招呼,也加入了送灯的人群……

我的父亲母亲

(组诗)

关英贤

日子

一手拔下吊针
一手拔掉口粮田里的荒草
磨漏的日子,没有风
进行及时的修补
母亲在汗液的波光里
看到,路过三十岁的完美

腰推斗争
把田垄弯了又弯
地角沾亲带故的树木
迎合,城里的太阳

父亲追随包工头的儿子
活成了阿拉伯数字
土地大合唱的五月
翻腾母亲企盼的计算

攀缘不同领域的欲望
带着自己固化的象征
不断内化
越来越深的日子

老屋

土坯墙,茅草屋顶
房檐下挂着一串串红辣椒
黄灿灿的地瓜干,都是
父母日子的结构

大花公鸡带着家族,模仿
父亲划火柴点旱烟的动作
房前屋后的土里刨食

抄毛毛道赶回家的麻雀
叽叽喳喳,像秋天
摘不完的果子
团团围绕老屋

沸腾的牲口市场
打着响鼻的老红马
四蹄猛烈刨着陌生的地面
倔强从父亲点燃旱烟火苗里
索要草原

怀旧的事物
叙事老屋遗址
楠木质门内母亲的双手
打理千层底的鞋样
文化传承,议论她的美

铿锵的爱音
不再修复,脚印的平仄
返乡的村民,重新
圈养前赴后继的一生
原路返回时
春风荡漾

太阳俯冲山下
太阳光伏的路灯
让绿水青山包围的村庄
灯火辉煌。夜晚
是唯一的缺席者

山脊

村语,复述
父亲的一生
组合巨大的指纹
检索祖先

母亲在一片荒草中
完成,自己的旷野
老树林,在山腰矮了
暮色,在路过翘起的足音
表示空前的沉默

村庄高处
油画似的产物
释放,母亲手里的染料
一寸一寸渲染
日新月异太阳
照亮山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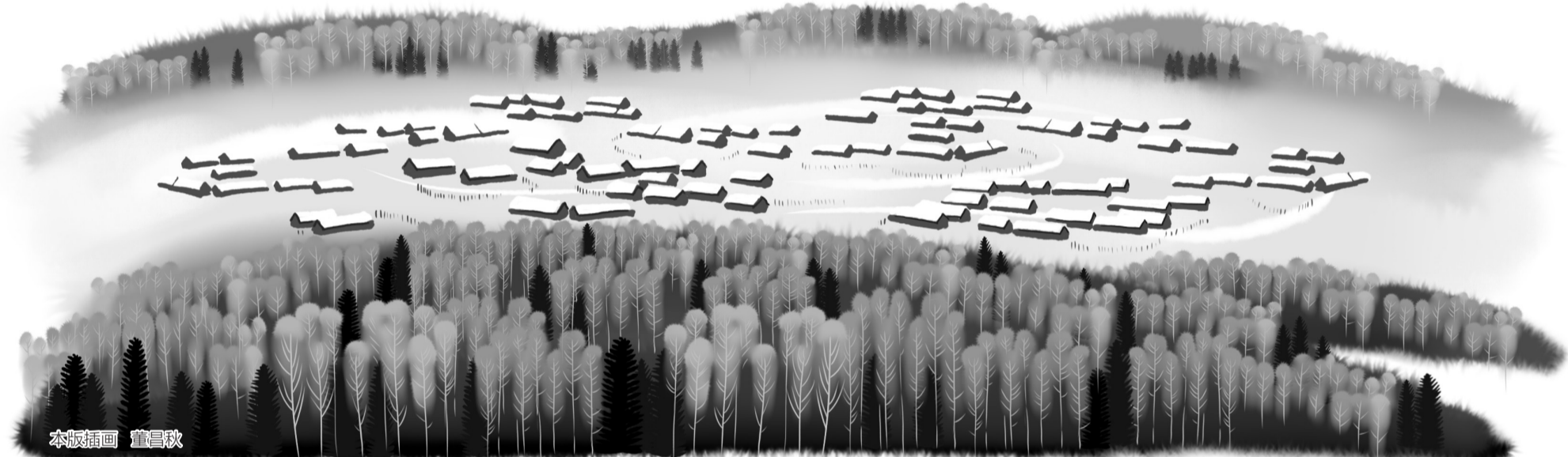
记忆

石碾在哪里
我没有在一堆堆
稻谷中,寻找
而是在,夏天的侧面
悄悄走进
曾碾出粮食香气的磨坊

下雨的天空
昆虫的嘶鸣
大雁抖落的羽毛
月光咬紧的牙痕

不曾遗忘的记忆
踏疼,多少期待

宽大的时空
平平仄仄的日子
精细打磨
断章的山脉
推进,山外的风景
磨平石碾上的饥肠辘辘
饱满的生活
传出机器
剥离粮食香气的节奏
回荡在磨坊以外
很远的地方



本版插画 董昌秋

微小说

古人的冬日乐趣

姜楠

在农事较少的冬季,古人是如何度过漫漫冬日的?围坐在温暖的炉火旁,一边烹茶,一边赏雪。在没有网络和暖气的时代,古人的生活一样丰富多彩,营造出属于冬日的乐趣。

岁暮天寒,围炉而坐是古代常见的冬日景象。在古人看来,冬天最惬意的事,莫过于生一炉炭火,围一方天地,煮酒烹茶闻暖香。杜甫在《寒夜》一诗中写道:“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冬夜好友来访,屋外寒风凛冽,屋内炉火通红,与好友围炉而坐,手捧热茶,畅聊人间百事,何尝不是一种冬日的暖?

从唐朝起,元日、冬至、寒食各放假7日。“国家官私,以冬至、元正、寒食三大节为七日假。所谓前三后四之说……乃知七日之假,隋唐已然。”7天的假期,留足了庆祝的时间。皇帝有皇帝的安排,普通人则在此日祭祀祖先、出门拜贺、饮宴聚会。冬至日的前夜也似除夕一样,称之为“冬除”,通宵不眠。敦煌文书中可见唐代的冬至拜贺帖《冬至相迎书》,也提及冬至这天“空酒馄饨”,大家一起边喝酒边吃馄饨。

宋代的冬至同样拥有7天假期。“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贺往来,一如年节。”北宋开封对冬至的重视,甚至影响到了元日的排场,在当时甚至有“肥冬瘦年”一说。王安石《冬至》一诗描绘了当日的热闹街景,“都城开博路,佳节一阳生。喜见儿童色,欢传市井声。幽闲亦聚集,珍丽各携擎。却忆他年事,关商闭不行。”冬至日市民的狂欢和皇家的仪仗并行不悖。

对浪漫的古人来说,独自赏雪和呼朋引伴都是冬日的雅事。清初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他在湖心亭看雪的经历,用寥寥数笔描绘出了夜雪中西湖寥寥空旷的美,也有诗人会向友人发出“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浪漫邀约。

入冬的头场雪,让我萌生了一个念头,上山去认树。秋分那天,我进过山。穿过十里长的裤裆沟,到了山沟尽头。有条小道,弯曲而上,直到山坡,山坡连着山脊,山脊高处,就是羊望鼻子。站在山脚远处,像羊那样抬头张望,才能看到那座叫“羊望鼻子”的山峰。

退休后,每年深秋我都来这里看风景。从下往上看,茂密的森林五颜六色,厚实成熟。登上山脊,回望远方,崇山峻岭,开阔大气。今年,我进到林间,注意到具体的树,具体的棵子,惊讶地发现,一些竟然叫不上来名,又认不得了。

和往年一样,出山路上见到潘多。他拎着一只小筐,圆圈的,杏条编成,筐里面装着榛蘑。他拉开车门,把筐放在后座。我放下玻璃说:“都不认得那些树了。”语调沮丧。他说:“没事,下次来,我帮你认。”

潘多是我的中学同学。我家在大沟,他家在小沟,18岁那年,他陪我到羊望鼻子打梨,第一次看到这座山,就喜欢上了,看它,感到安稳踏实。林权改革时,潘多包了羊望鼻子那片山。山上的树为次生林,远离村庄,那会儿又封山20年,大有深山老林的味道。那面山那片林,是潘多的命,谁也不能动一棵树,一根荆条。他说,山上一草一木都有生命。他的那辆三轮车,从早到晚停在山下,进山的人见了,自然清楚,走到哪儿都有一双眼睛盯着。

在村委会大院外,潘多站在三轮车旁,等我。他说出村子后道就不好走了,把车停在院里,坐三轮车进山。潘多手里拎着一双新胶鞋,棉的,是我们小时候常穿的那种胶皮乌拉,高靿,胶底布面,底面全黑。我换了。他又掏出一双腿脚,草绿色,让我把裤腿缠上。

早上寒冷,树上挂满冰凌,冰凉迎着阳光,晶莹闪烁。我过意不去,自嘲,他不是闲的,大冷天折腾你。他没反应,过了会儿说:“两天没上山,心里像长了草,你不来,我今天也去。”他打开暖风,驾驶室有了

上山去认树

洪兆惠

热气。“像你在城里上班似的,有工作单位,我的工作单位就在山里。”我被他感染,看着窗外说:“你的单位真好。”起伏的山,茂密的林,廓落透明,山巅上那块淡白的云,衬出天的湛蓝。“天地间,安然寂静,只属于你。”他踩了油门,车快了,我们和车一起颠着,飘然畅快。

我们把车停在山下。潘多从车里拿出一个编织袋,下面的两角和上面的扎口拴着两条麻绳,里面装得鼓鼓囊囊。他背上编织袋,十分得劲。刚下的雪,不实,踩上去,松软。在山脚,他指着一簇棵子,问我认识不,我说老胡眼。他又拍拍一棵弯弯巴巴的树,我说山里红。星星点点的山里红冻在枝上。他向陡坡爬去,岩石缝间弯出一棵棵树,树干树枝都是褐色,问我这是啥?眼熟,却叫不上名字。他说,糖李子。我恍然。一嘟噜一嘟噜的小红果,带着一寸长的果柄,熟透时放进嘴里,面面的,酸甜蜜甜。

我们到了林子深处,大片的柞树,其间夹杂着水曲柳、花曲柳,还有黄菠萝树。我指着一棵挺拔的树说,这是核桃楸子。他笑,竟瞎说,那是椴树。他拍拍树,扬头看着树冠说:“这糠椴是个材料。它的叶子这么大,小时候蒸饽饽,垫在下面,当屉布,你忘了?”我反问:“做菜板不也是椴木吗?”他说:“那是紫椴,现在谁也不能动,国家重点保护的树种。”我一时想不起来紫椴啥样,他说那面坡上有几棵,说着,领我穿过树林。一棵核桃树上长着冻青,他停住,放下编织袋,解开袋口,从里面掏出脚扎。“核桃树的冻青,稀缺,摘下来,万一谁要用呢?”他套上脚扎,抱着树干,爬上去,动作轻盈。那簇冻青,仅有几枝,剪下后用绳绑好,背在身后,雪片纷纷落下,落在我的脸上,融化了凉凉的。

找到了紫椴,我摸着树皮,心里话,这粗糙家伙咋这么珍贵!潘多发现一棵树倒着,埋在雪里,径直过去,蹲在树旁,很心疼的样子。我问,怎么倒了?他说,生老病死,自然